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武進薛應旂

旂編集

元紀十三

起丙辰至庚申凡五年

仁宗二

延祐三年春正月丙午改直沽為海津鎮二月丁

丑調海口屯儲漢軍千人隸臨清運糧萬戶府以供

轉漕三月甲寅敕蕭拜住及陝西四川省臣各一

員護送周王和世琜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癸亥

帝如上都初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

為太師至是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珪切責

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壬申禁方春畋獵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從劉秉忠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成宗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至是卒年八十二夏四月癸酉河南流民羣聚渡江所過擾害命行臺

廉訪司以見貯贓鈔賑之 壬午敕衛輝昌平守臣脩殷比干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 五月庚申以伯鐵木兒蕭拜住並爲平章政事 庚午置甘肅儒學提舉司 六月乙亥制封孟子父激公宜爲邾國公母仇氏爲邾國宣獻夫人 丁丑敕凡鞠囚非強盜毋加酷刑 己卯詔諭百司各勤其職毋隳廢大政 秋七月辛酉賜普慶寺田百七十頃 丙寅復以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 八月己卯帝還大都 九月庚戌改縉山縣爲龍慶州帝生是縣特命改焉 己未冀寧晉寧路地震 冬十月辛未以高昉爲中

書叅知政事 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子昂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間之者謂國史不宜令孟頫預帝日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嗷嗷何也復厚賜之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壬

午河南路地震 十一月周王和世琜次延安其臣秃忽魯尚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丁哈八兒秃等皆來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左右讒構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爲太師鐵木兒奪其位出之爲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即與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阿思罕教化于河中和世琜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

阿台等聞和世琫至咸率衆來附和世琫至其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扎顏夏居幹羅幹察山春則命從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十二月丁亥立子碩德八刺爲皇太子仍兼中書令樞密使拜張思明爲中書叅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還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爲例乃爲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

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與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唯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閏月丙戌以立皇太子詔天下給賜鰥寡孤獨鈔減免各路租稅有差二月甲辰詔郡縣各社復置義倉乙丑陞蒙古國子監秩正三品三月辛卯帝如上都夏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柰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旣而大雨左右以雨衣

進帝曰朕爲民祈雨何避焉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劉賡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羣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譯以國語五月壬午以赤因鐵木迭兒阿卜海牙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六月戊申鐵木迭兒罷以合散爲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爲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朶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爲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朶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

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朶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朶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爲集賢學士己酉以兀伯都剌復爲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乙亥李孟罷以王毅爲中書平章政事己丑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廬舍壓死居民以張思明爲工部尚書思明先爲

中書叅政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構讒間故出爲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快快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歎之命授宣政院副使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八月丙申帝還大都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

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庚申合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九月丙寅合散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

勲臣合散西域人不厭人望遂懇辭制以宣徽使伯  
答沙爲右丞相合散仍左丞相壬辰嶺北地震三  
日冬十月己酉監察御史言官吏丁憂起復人情  
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倖制可之十一月壬辰諭諸  
宿衛入直各居其次大臣許從二人他官一人門者  
譏其出入十二月己酉盧溝橋澤畔店瑠璃河並  
置巡檢司

五年春正月甲戌懿州地震丁亥會試進士湖  
廣平章買住加魯國公大司農二月癸巳朔日食  
和寧路地震秦州泰安縣山崩辛亥救杭州守臣

春秋祭淮安忠武王伯顏祠戊午給書西天字維  
摩經金三千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  
斤數者麪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  
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  
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  
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三月  
戊辰御試進士及第出身五十人有差癸未給金  
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夏四月甲寅以  
千奴史弼並爲中書平章政事左丞相哈散辭職  
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



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哈魯再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復拜思明中書參知政事戊午帝如上都 五月壬申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命禮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于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勲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從之 己卯德慶路地震隴西南山崩 六月乙巳術者趙子玉等伏誅時衛王阿朮哥貶高麗子玉言於

王府司馬曹脫不台等曰阿朮哥名應圖讖於是潛謀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朮哥至大都埃時而發行次利澤縣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 秋七月壬申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陳道義今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制從之 戊子鞏昌路寧遠山崩加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爲忠節清烈公 八月戊子帝還大都 九月癸亥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丁卯以亦

列赤爲中書平章政事 己卯以江浙省所印大學  
衍義五十部賜朝臣 癸丑雩都民以有司徵括田  
新租聚衆作亂敕免徵 十一月丙子集賢大學士  
曲出言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辯疑微旨三書有益後  
學請鑿梓以廣其傳從之 癸未敕增江西茶運司  
茶課初世祖時置推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  
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  
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法忽魯  
丁言立減引增課之法敕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復增  
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

充其半餘皆酷取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司得以專  
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  
僉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六年春正月甲戌監察御史李木魯狎等言皇太子  
位正東宮旣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  
義崇重者爲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  
制可之 戊寅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  
位爲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  
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  
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二月丁亥朔日食

乙巳敕諸司不由中書奏官輒署事者悉罷之特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封儀同三司三月辛酉以禿禿合爲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勲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爲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矣夏四月壬辰中書省臣言雲南土官病故子姪兄弟襲之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夷頑獷難制必任士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俗權職以行從之庚子帝如上都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夤緣起爲太子太師御史中丞趙世延論

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以太后之故皆不聽五月辛酉太陰犯靈臺丁卯太陰犯房丙子太陰犯壘壁陣揚州火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秋七月丙辰來安路總管岑世興叛據唐興州賜璽書招諭之丁卯詔諭江西官吏豪民毋沮撓茶課甲戌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寺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聞之怒敕按問全寧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是月帝憶張珪生日賜上尊御衣八月庚子帝還大都是月伏

先通鑑卷一百四十一  
羗縣山崩 閏月甲子浚會通河 癸酉敕諸司有  
受命不之官及避繁劇託故去職者奪其宣敕 九  
月癸巳以作佛事釋大辟囚七人流以下囚六人  
戊戌增海漕十萬石 癸卯御史臺臣言比者官以  
倖求罪以賂免乞凡內外官非勲舊有資望者不許  
驟陞諸犯贓罪已欵伏及當鞫而幸免者悉付元問  
官以竟其罪其貪污受刑奪職不叙者夤緣近侍出  
入內庭覬倖名爵宜斥逐之帝皆納其言 冬十月  
乙卯中書省臣言白雲宗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  
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

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帝  
曰朕知沈明仁姦惡其嚴鞫之 戊午授皇太子玉

冊 十一月庚子帝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爲本

比聞百姓疾苦嗇寬者衆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  
察以聞 趙孟頫乞致仕南歸帝遣使賜衣幣促之

還朝以疾辭不起 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參決國  
政帝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  
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  
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  
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

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  
帝乃止 追封宋儒周惇頤爲道國公以虞集爲翰  
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帝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  
唯虞伯生未顯擢耳集尋以憂歸癸酉夜風雪甚寒  
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  
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邪敕上都冬夏設食  
于路以食饑者

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帝齋居損膳輟朝賀 辛  
卯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  
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旣已辭伏乃遣其徒沈

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逮赴江浙并治其罪從  
之 丁亥帝不豫辛丑帝崩年三十六在位十年癸  
卯葬起輦谷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  
遊田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  
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  
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  
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伯答沙罷 甲辰太后以其  
倖臣鐵木迭兒爲右丞相 二月壬午以黑驢爲中  
書平章政事 甲子鐵木迭兒請捕逮四川行省平  
章趙世延赴京 中書叅議乞失監坐鬻官刑部以

法當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狗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丙寅以趙世榮爲中書平章政事 丁卯詔籍江南冑爲白雲僧者爲民沈明仁以不法坐罪 丁丑鐵木迭兒以李孟初不附已讒搆于上奪其所受秦國公封爵及前後制命仍仆其先墓碑 戊寅鐵木迭兒以前中書平章蕭拜住及御史中丞朶兒只嘗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

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朶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爲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慙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並籍其家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日後欲奪朶兒只妻劉氏與人劉翦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鐵木迭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徽政院使失烈門

以太后命請更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太子問曰所賜謂誰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太子曰予常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船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邪遂出完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三月庚寅太子即位於大明殿詔赦天下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后 壬辰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敕

羣臣超授散官者朝會毋越班次 壬寅左遷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為集賢侍講學士鐵木迭兒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御史臺臣請降詔諭百司以肅臺綱帝曰卿等但守職盡言善則朕當服行否亦不汝罪也 甲辰詔中外毋沮議鐵木迭兒 敕能醫卜工匠任子其藝精絕者擇用之 夏四月己未命平章政事王毅等徵理在京諸倉庫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

作矣 庚申以拜住爲中書平章政事拜住安童孫也初襲爲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至是由太常禮儀院使擢拜中書平章 丙寅和世琜生子名妥懽帖木爾 戊辰帝如上都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利誘朕也其還之 五月庚辰殺上都留守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 己丑中書省臣請禁擅奏除拜帝

曰然恐朕遺忘或乘間奏請濫賜名爵汝可當復以聞 左丞相阿散罷出爲嶺北行省平章政事 以拜住爲左丞相乃剌忽塔失海牙並中書平章政事 乙未羣臣上大行皇帝謚廟號仁宗國語曰普顏篤皇帝 戊戌有告黑驢禿禿哈及阿散失烈門等與故要束木妻亦烈失八共謀廢立事拜住曰此事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鞠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爲詞柰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辛丑以鐵木兒脫爲中書平章政事 壬寅監察御史請罷僧道工伶濫爵及建寺豢獸之費 丙午奪僧道



官敕丁未以賀伯顏失烈門阿散家貲田宅賜鐵木迭兒等 六月丁巳以康里脫脫爲御史大夫 辛酉詔免僧人雜役 秋七月丙申乃剌忽罷 己亥太陰犯昴 庚子以廉詢爲中書平章政事 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旣解中丞出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己仁宗崩卽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旣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并究省臺諸臣不允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寘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

納左右咸稱萬歲 冬十月戊午帝還大都詔太常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集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 庚申敕譯佛書 十一月丙子朔帝御齋宮丁丑恭謝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欷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爲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甲申敕翰林國史院纂脩仁宗實錄 丁酉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帝以科舉之外恐有遺賢詔

日比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材尚慮高尚之士晦跡丘園無從可致各處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報本道廉訪司覆奏察聞以備錄用又屢詔求言於下使得進言於上雖指斥時政並無譴責往往采擇其言任用其人列諸庶位以圖治功其他著書立言裨益教化啓迪後人者亦斟酌錄用著爲常式云 十二月乙巳朔詔曰朕祇遵貽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被服袞冕恭謝于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用

易紀元于以導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謹始可以明年爲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二分開燕南山東河冶之禁聽民采取命官家屬流落邊遠者有司資給遣之其子女典鬻與人者聽還其家監察御史廉訪司歲舉可任守令者二人七品以上官有偉畫長策可以濟世安民者實封上之士有隱居行義明治體不求聞達者有司具狀以聞 乙卯翰林學士忽都魯兒譯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 河南饑帝問其故羣臣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失人致陰

陽不和災害存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  
吾民重困 丁卯鐵木迭兒拜住言比者詔內外直  
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  
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朕前可也如細民輒訴  
訟者則禁之 己巳以江南浙西道廉訪使薛處敬  
為中書叅知政事 辛未拜住進鹵簿圖帝以唐制  
用萬二千三百人耗財乃定大駕為三千二百人法  
駕為二千五百人 癸酉帝聞賀伯顏母老憫之以  
所籍京兆田還其家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四 起辛酉至癸亥凡三年

英宗一

至治元年春正月丙戌帝服袞冕享太廟詔羣臣曰  
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  
歲必親祀以終朕身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  
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  
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行之 丁亥帝欲以元夕  
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叅議中書

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年  
值元夕間閭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遠尤  
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  
所患者深帝遽命罷之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自今  
朕凡有過豈獨臺臣當諫人皆得言賜養浩帛二疋  
甲辰水金火土四星聚奎 帝遣使即趙孟頫家  
俾書孝經賜上尊及衣二襲 二月丁巳敕建西山  
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  
亨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諫帝怒殺觀音保鎖  
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竄于奴兒干地 三月庚

辰廷試進士六十四人南榜賜宋本及第第一人是  
科得李好文 辛巳帝如上都帝以察罕腦兒行宮  
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  
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  
恐失民望從之 壬午遣呪師朶兒只往牙濟班卜  
二國取佛經 己丑大同路麒麟生 辛丑以鐵失  
爲御史大夫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夏四月戊辰  
命宦者孛羅台爲太常署令太常官言刑人難與大  
祭遂罷之 五月壬午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  
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構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

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母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母泄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食 辛酉趙弘祚等以言事勒歸田里因禁妄言時政 己巳以兒哈郎爲中書平章政事溫河溢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戶時大雨水滹沱河及巨馬河俱溢 秋七月辛巳蓋屋縣僧圓明作亂遣樞密判官章台督兵捕之 丙申禁服色踰制 庚子脩上都城 邵陽道士劉士先以妖術謀亂復命章台捕之 八月壬戌帝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以什馬

爲重民以稼穡爲本朕遲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獲何計乎寒 九月丁酉帝還大都 冬十月辛丑朔妖僧圓明等伏誅 十一月辛巳命御史大夫鐵失領左右阿速衛 十二月辛丑立皇后亦啓烈氏 庚戌太陰犯昴 乙丑作壽安山寺佛像置中瑞司領之冶銅五十萬斤時復遣帝師往西番受戒賜金千兩銀四千餘兩鈔幣各鉅萬 二年春正月丁丑太陰犯昴 親祀太廟始陳鹵簿賜導駕耆老幣帛 戊寅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 二月癸卯以欽察爲中書平章政事乙卯以買

閻爲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辛未禁捕天鵝違者籍其家 丙子以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春旱秋霖免其民租之半 丁酉帝如柳林駙馬許訥之子速怯訥曰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誅之 夏四月戊戌朔帝如上都 五月甲申帝如五臺山 閏月戊戌封諸葛忠武侯爲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壬子作紫微檀殿 六月癸酉申禁日者妄談天象 趙孟頫卒 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居湖州宋亡家居力學爲程鉅夫搜訪遂仕于元楊載稱其才

爲書畫所掩人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 秋七月甲子廬州六安縣大雨水暴至平地深數尺是月帝次應州至澤源州 八月甲戌帝次奉聖州戊寅詔畫蠶麥圖於鹿頂殿壁曰以時觀之可知民事 庚寅鐵木迭兒卒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踈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于范陽將復蒞省事入朝至內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快快而還尋卒于

家 九月丙辰太皇太后弘吉刺氏崩初仁宗議立太子太后見武宗長子周王和世琜有英氣而帝稍柔懦羣小以周王立必不利于已遂擁立帝及帝即位太后入賀見帝有毅然之色太后退而悔曰不擬養此兒遂鬱鬱成疾而崩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癸亥京師地震 冬十月己丑以拜住爲右丞相鐵木迭兒死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帝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時帝召張珪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尋

起珪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旣復爲丞相以私怨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敕廷臣集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寃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 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己亥詔天下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賈末技富實之家以優農力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致帝自責曰是朕思慮不及致然因敕羣臣亦當脩飭以謹

天戒 戊申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自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世祖以來所定制宜著爲令使吏不得爲奸治獄者有所遵守並從之是月平江路水損官民田四萬九千六百三十頃免其租 十二月丁卯復以張珪爲中書平章政事辛卯西僧請釋囚祈福帝曰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宣徽院臣言世祖時晁吉刺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爲三千今請增五千帝不許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祖舊制 元明善



卒明善字復初大名人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  
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  
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  
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  
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  
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  
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  
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  
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  
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

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  
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  
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  
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  
明善受卮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  
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終身不敢忘公  
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  
善作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  
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  
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

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  
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  
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

三年春正月壬寅起吳元珪王約韓從益商議中書  
省事時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超用賢俊上  
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  
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副朕心更當搜訪山林  
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爲翰林學士承旨澄爲學士王  
約年老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至治之政多  
所叅酌時虞集居憂江南拜住不知乃言於上遣使

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乃求之吳中集方

省墓使至拜命議行 罷上都雲州興和宣德尉州

奉聖州及鷄鳴山房山黃蘆三义諸金銀冶聽民採  
煉以十分之二輸官 辛酉出趙世延于獄世延拘

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住爲言其  
無辜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  
者 二月丙寅翰林國史院進仁宗實錄 癸酉帝

畋于柳林顧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豈  
朕纂承大寶行事有關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  
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

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乖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  
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頒行大元通制不一有司無  
所遵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  
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  
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  
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  
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而卒不果行 命  
鐵失振舉臺綱帝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  
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木  
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

以懲後 丁亥敕寫金字藏經使左丞速速詔學士  
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  
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  
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  
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污  
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  
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  
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  
已效是誣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三月壬  
辰朔帝如上都 辛亥以圓明王道明之亂禁僧度

牒符錄 丙辰敕醫卜匠官居喪不得去職七十不聽致仕子孫無蔭叙能紹其業量材錄用 夏四月己卯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五月戊戌太白經天庚子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二千七百株 壬寅詔中外開言路 戊申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貲 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

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戊午奉元行宮正殿災上都利用監庫火帝語羣臣曰世皇始建宮室于今安焉至朕而燬寔朕不能圖治之故也欽察衛兵戍邊有卒累功請賞以官帝曰名爵豈賞人之物命與鈔三千貫 六月乙酉諸王怯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 秋七月己酉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科江淮糧稅免之 冀

寧興和大同三路隕霜 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  
弒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  
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  
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  
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  
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  
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驛南坡  
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  
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  
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

犯禁幄手弒帝于卧所時年二十一從葬諸帝陵帝  
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  
叱曰朕方脩德不暇汝爲大臣不能匡輔反爲諂邪  
拜住進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  
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  
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  
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多類此  
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諸王按梯  
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  
北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刺長子也

襲封晉王仍鎮比邊初王府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爲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爲皇帝又以告倒刺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斡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弒於是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 九月癸

巳晉王遂即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以也先鐵木兒爲右丞相倒刺沙爲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癸亥脩佛事於大明殿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 甲子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行在所以旭邁傑爲中書右丞相紐澤爲御史大夫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

活之邪 丙戌以兀伯都刺爲中書平章政事 十一月辛丑帝至大都 十二月己未御史臺經歷朶兒只班御史撒兒塔罕兀都蠻郭也先忽都並坐黨鐵失免官江南行臺御史許有壬上章言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朶兒只蕭拜住賀伯顏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黥竄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而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天下咸知其寃請昭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庚申追尊考晉王甘刺麻爲皇帝廟號顯宗母弘吉刺氏爲皇后 庚午盜入太廟竊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

黃金神主時叅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祀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壬申作仁宗主仍督有司捕盜 乙亥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又追天憲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禿禿哈速敦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遂並伏誅 癸未流諸王月魯鐵木兒于雲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呂不花于奴兒干孛羅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等逆謀 丙戌旭

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赴潛邸願効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王千戶封買奴為泰寧王丁亥議討逆功以倒刺沙為左丞相馬其沙紐澤鎖秃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詔改明年元為泰定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五

起甲子至丁卯凡四年

泰定帝一

泰定元年春正月乙未以乃蠻台為中書平章政事虞集至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辛丑諸王大臣請立太子已酉召圖帖睦爾于瓊州阿木哥于大同二月壬申請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英宗國語稱曰格堅皇帝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



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爲講官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先是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之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 國學舊法每以積

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中書左司員外郎許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憊不能識一丁矣議久不決 三月丁亥朔以虞集爲禮部考試官集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

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自戊戌廷試進士八十四人賜及第出身有差丙午立八不罕氏爲皇后子阿速吉八爲皇太子夏四月甲子帝如上都以講官多高年命虞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庚辰帝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張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其畧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蓋林甫國忠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保祿養禍幾致亡國雖

賴郭子儀諸人竭力克復自是藩鎮縱橫而紀綱亦不復振矣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險深陰謀叢出專政十年誅竄善類始以賊敗諂附權姦苟全其才未幾仁宗晏駕乃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姦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蔽上抑下威福已出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給還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按梯

不花字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等與鐵失逆謀其罪止於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遼王脫脫位冠宗室居鎮遼東因家有變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奸欺矯制令鷹師強收鄭國寶妻古哈刑曹逮鞠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嚙冤三年不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宜以即烈不

花仍付刑曹鞠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是皆時貴與中貴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宜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十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求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脩舉餘

元史通鑑卷之百四十三  
四  
悉減罷游惰之徒安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  
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  
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  
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鐵木迭  
兒專恣鐵失構逆良善死於非命皆未申理宜加褒  
贈優叙其子孫天下繫囚冤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  
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  
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鈔責所司及同鄉者  
歸骨於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十年  
以後冗員宜悉減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

凡官養馬駝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所賜勲戚及宦者  
之田悉拘還官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  
宜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勲勞效著明實跡不加  
以賞賜請皆著爲令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五月丁亥監察御史董鵬等上言平章乃蠻台宣  
徽院使帖木兒不花詹事禿滿答兒黨附逆徒身虧  
臣節太常守廟不謹遼王擅殺宗親不花即里矯制  
亂法皆蒙寬宥甚爲失刑乞定其罪以銷天變不允  
己丑帝諭倒刺沙曰朕即位以來無一人能執成  
法爲朕言者知而不言則不忠且陷人於罪繼自今

凡有所知宜悉以聞使朕明知法度斷不敢自縱非  
獨朕身天下一切政務能守法以行則衆皆又安反  
是則天下罹其憂苦又曰凡事防之於小則易救之  
於大則難爾其以朕言明告于衆俾知所慎 壬辰  
御史臺臣禿忽魯紐澤以御史言災異屢見宰相宜  
避位以應天變可否仰自聖裁顧惟臣等爲陛下耳  
目有徇私違法者不能糾察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  
授賢能帝曰御史所言其失在朕卿等何必遽爾禿  
忽魯又言臣已老病恐誤大事乞先退於是中書省  
臣兀伯都刺張珪楊廷玉皆抗疏乞罷丞相旭邁傑

倒刺沙言比者災異陛下以憂天下爲心反躬自責  
謹遵祖宗聖訓脩德慎行敕臣等爲左右相才下識  
昏當國大任無所贊襄以致災祲罪在臣等所當退  
黜諸臣何罪帝曰卿若皆辭避而去國家大事朕孰  
與圖之宜各相諭以勉乃職 六月庚申張珪自大  
都至以守臣集議事言逆黨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  
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  
節請裁擇之不允 秋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東宮  
衛士先朝止三千人今增一萬七千請命詹事院汰  
去仍依舊制從之 八月丁丑帝還大都 九月乙

已昭憲皇后忌日飯僧萬萬人冬十月庚申命左右相日直禁中有事則赴中書十一丙寅太白入斗王禪爲梁王甲辰作歇山鹿頂樓于上都十一  
月庚申同州地震有聲如雷癸亥鹽官州海水溢屢壞隄障侵城郭遣使祀海神豐石爲塘丙寅詔翰林國史院脩英宗顯宗實錄命吳澄總其事是歲各路水旱蝗  
二年春正月丙戌禁后妃諸王駙馬母通星術之士非司天官不得妄言禍福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

僧富諸寺觀田土非頒賜者仍與民均役辛丑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庚戌詔諭宰臣曰向者卓兒罕察苦魯及山後皆地震內郡大小民饑朕自即位以來惟太祖開創之艱世祖混一之盛期與人民共享安樂常懷祇懼災沴之至莫測其由豈朕思慮有所不及而事或僭差天故以此示儆卿等其與諸司集議便民之事其思自死罪始議定以聞朕將肆赦以詔天下閏月壬子朔詔赦天下壬申罷永興銀場聽民採鍊以十分之二輸官罷松江都水庸田使司命州縣正官領之仍加兼知渠堰事

已卯山東廉訪使許思敬請頒族葬制禁用陰陽相  
地邪說 二月甲申祭先農 丙戌頒道經于天下  
名山宮觀 庚子姚焯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監  
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  
防事從之 三月乙丑帝如上都 夏五月丙子旭  
邁傑等以國用不足請減廐馬汰衛士及節諸王濫  
賜從之 六月丙申中書叅政左塔不花言大臣兼  
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  
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乞今軍  
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勲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

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丁酉息州民趙丑廝郭菩薩  
妖言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御史臺及河南  
行省官雜鞫之 秋七月甲寅紐澤許思敬編類帝  
訓成請於經筵進講仍俾皇太子觀覽命譯其書以  
進 八月癸巳歲星犯天罇 九月戊申朔分天下  
爲十八道遣使宣撫詔曰朕祇承洪業夙夜惟寅凡  
所以圖治者悉遵祖宗成憲曩屢詔中外百司宣布  
德澤蠲賦詳刑賑恤貧民思與黎元共享有生之樂  
尚慮有司未體朕意庶政或闕惠澤未洽承宣者失  
於撫綏司憲者怠於糾察俾吾民重困朕甚憫焉今

遣奉使宣撫分行諸道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苦審  
理冤滯凡可以興利除害從宜舉行有罪者四品以  
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其有政績尤異暨  
悔跡丘園才堪輔治者具以名聞 癸丑帝還大都  
丁丑禮部員外郎元永貞言鐵失弒逆皆由鐵木  
迭兒始禍請明其罪仍錄付史館以爲人臣之戒  
冬十月癸未以倒刺沙爲御史大夫翰林學士吳澄  
致仕先是澄廟議不行已有去志會脩英宗實錄命  
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申書左丞  
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

即出城登舟去申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  
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  
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  
及鈔五千貫賜之 乙未皇后亦憐真八刺受佛戒  
于帝師 戊申周王和世琜遣使以豹來獻 丙辰  
郭菩薩等伏誅杖流其黨 丙寅倒刺沙復爲中書  
左丞相 十二月戊寅以塔失鐵木兒爲中書右丞  
相 乙酉帝復受佛戒于帝師 丁酉右丞趙簡請  
行區田法於內地以宋董煟所編救荒活民書頒州  
縣 辛春五月壬午始南師 辛酉吳松不敗 置



三年春正月壬子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 置都  
水庸田司於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 封諸王寬徹  
不花爲威順王鎮湖廣買奴爲宣靖王鎮益都 二  
月庚子以察乃爲中書平章政事 甲辰帝如上都  
三月乙巳朔帝以不雨自責命審決重囚遣使分  
祀五嶽四瀆各山川及京城寺觀 丙寅翰林承旨  
阿憐帖木兒許思敬譯帝訓成更名曰皇圖大訓  
畿內河北山東諸路饑初張珪歸省保定帝思見之  
召還問曰卿來時民間如何珪曰臣老矣少賓客不  
能遠知保定真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

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命賑糧四月至是  
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租之半 夏四月丙

戌鎮安路總管岑脩廣爲弟脩仁所攻來告命湖廣  
行省辨治之 戊戌太白犯鬼 壬寅熒惑犯壘壁

陣 米洞蠻田先什用等結十二洞蠻寇長陽縣湖  
廣行省遣九姓長官彭忽都不花招之田先什用等  
五洞降餘發兵討之 脩夏津武河堤三十三所役

丁夫七千五百人 以虞集爲翰林直學士兼國子  
祭酒集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實竭民力以  
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

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方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

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徵逸士瞻思至見帝于龍虎臺帝厚遇之時倒刺沙柄國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五月甲戌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

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  
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  
民禁之 六月戊戌中書省臣言比郡縣旱蝗由臣  
等不能調燮故災異降戒今當恐懼脩省力行善政  
亦冀陛下敬慎脩德憫恤生民帝嘉納之 秋七月  
甲辰帝還大都 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  
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八月甲戌兀伯都刺許師敬並以災變饑歉乞解政  
柄不允 九月戊辰中書省臣言今國用不繼陛下  
當法世祖之勤儉以爲未圖臣等在職苟有濫承恩

賞者必當回奏帝嘉納之 冬十月壬午賜大天源  
延聖寺田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  
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末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  
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  
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  
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  
當共惜之臣恐茲復藉爲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  
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然不能用也 十一  
月癸卯中書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䟽釋重囚有乖  
政典請罷之上命自今當釋者敕宗正府審覆 十

二月庚寅赦天下時倒刺沙當國與平章兀伯都刺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擢用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左司都事宋本言今天倣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衆聞本言相視嘆息旣而詔赦本遂稱疾不出 四年春正月乙巳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

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爲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庚申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于智泉寺

二月戊子進襲封衍聖公孔思晦階嘉議大夫 三月辛丑皇子允丹藏卜出鎮北邊 丙午廷試進士 壬戌帝如上都 夏四月辛未盜入太廟竊武宗金主及祭器以典守宗廟不嚴罷太常禮儀院官太常博士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

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脩宜其久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 壬申作武宗主 癸巳高州徭寇電白縣千戶張恒力戰死之邑人立祠敕賜額曰旌義 五月洛陽縣蝗羣烏食之旣數日再集羣烏又食之 六月辛未命翰林院譯資治通鑑以進 秋七月己亥建橫渠書院於郿縣祀宋儒張載 旱蝗民饑 八月癸酉奉元路治中單鵠言令民採捕珍禽異獸不便請罷之敕應獵者其捕以進 是月

滹沱河水溢通漕縣山崩礮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皆震 九月丙申朔日食 敕國子監仍舊制歲貢生員業成者六人 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沒其直 甲子御史言廣海古流放之地請以職官贓汙者處之以示懲戒 閏月己巳太白經天帝還大都壬申以災變赦天下 甲戌命祀天地享太廟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冬十月己亥御史德住請擇東宮官 乙巳晝有流星 丁巳以趙世延爲中書右丞以傅巖起爲吏部尚書御史韓鋪言尚書

三品巖由吏累官四品於法不得陞制可之 十一  
月癸酉太白犯壘壁陳乙亥熒惑犯天江陽曲縣地  
震 十二月乙卯張珪卒珪字公端弘範之子嘗進  
吳澄以備顧問此其宦業之大者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六 戊辰一年

恭定帝二

致和元年 九月文宗圖帖睦爾天曆元年 春正月甲戌繪蠶麥圖

乙亥詔諭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官避差  
遣者笞之 御史鄒惟亨言時享太廟三獻官舊皆

勲戚大臣而近以戶部尚書為亞獻人既踈遠禮難  
嚴肅請仍舊制以省臺樞密宿衛重臣為之 丁丑

頒農桑舊制十四條于天下仍詔勵有司以察勤惰

二月庚申詔天下改元致和免流民復業差稅三年疑獄被繫三歲不決者咸釋之三月庚午雲南安隆寨土官岑世忠與其兄世興相攻籍其民三萬二千戶來附歲輸布三千疋請立宣撫司以總之不允置州一以世興知州事置縣二聽世忠舉人用之仍諭其兄弟共處倒刺沙言災異未弭由官吏以罪黜罷者怨誹所致請量才叙用從之乙卯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甲申遣戶部尚書李家奴往鹽官祀海神仍集議脩海岸命造浮屠二百一十六以厭海溢戊子帝如上都命僉書樞密

院事燕帖木兒留守大都徙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己丑以趙世延知經筵事趙簡阿魯威同知經筵事曹元用吳秉道虞集段輔馬祖常並兼經筵官夏四月己亥塔失鐵木兒倒刺沙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居親丁憂者除其名從之壬寅李家奴以作石囤捍海議聞甲寅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爲文惠昭靈公五月丙寅唐西普寧縣僧陳慶安作亂建國改元戊子以塔失鐵木兒爲平章政事六月彰德大雨雹南寧開元末平諸路水江陵路旱河南安德屯蠖食桑秋七月辛酉朔寧夏地震

庚午帝崩于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輦谷稱爲泰定  
帝倒刺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 王禕  
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  
惑於儉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明宗  
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  
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  
於世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  
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邪然  
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  
與聞乎故其歿不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爲賊也然

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時僉  
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留守京師以帝由晉邸入繼與  
諸王滿禿等恒懷異圖且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  
迎其二子周王和世球及懷王圖帖睦爾立之 八  
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阿剌鐵木  
兒孛倫赤等十七人兵皆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  
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乃手縛平  
章政事兀伯都剌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  
朶朶叅政王士熙叅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  
丘世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



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爲中書平章速速爲左丞王不憐吉台爲樞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兵守禦關要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軍士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是時周王和世球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前河南叅政明里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且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毋驚疑 己亥

明里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皆下之獄又收肅政廉訪司萬戶府及郡縣印 癸卯伯顏殺其寮平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至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鎮南威順高昌諸王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之河南行省出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張儀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叅政脫孛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是夜脫孛臺將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殺脫孛臺而奪

其所部軍器馬疋丁未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  
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乃馬  
台矯為使者北來言周王亦整兵南至矣懷王命伯  
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遣孛羅等將兵守潼關己  
酉諸滿禿阿馬刺台宗正扎魯忽赤闊闊出平章買  
間集賢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常禮儀院使哈海赤等  
十八人同謀附燕帖木兒事覺倒刺沙殺之庚戌  
懷王至汴梁伯顏等扈從北行以前翰林學士阿不  
海牙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辛亥以燕帖木兒知樞  
密院事壬子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

守古北口癸丑上都諸王及用事臣以兵分道攻大  
都留丞相倒刺沙居守乙卯脫脫木兒及上都諸王  
失刺平章乃馬台詹事欽察戰于宜興斬欽察于陣  
禽乃馬台送京師戮之失刺敗走丙辰燕帖木兒  
奉法駕郊迎丁巳懷王入京師居大內戊午以明  
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為中書平章政事曹立為右  
丞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  
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己未上都梁王王禪右丞  
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事買間御史大夫  
紐澤等兵次榆林隆鎮衛指揮黑漢謀附上都坐棄

市籍其家 九月庚申朔燕鐵木兒督師居庸關遣  
撒敦以兵襲上都兵于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  
隆鎮衛指揮幹都蠻以兵襲上都請王滅里鐵木兒  
脫木赤于陀羅臺執之歸于京師時倒刺沙在上都  
立泰定皇帝子阿速吉八爲帝年方九歲改元天順  
壬戌大都遣使祭五嶽四瀆命速速宣諭中外曰  
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  
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  
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  
奏請政務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賜上都  
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 召燕帖木兒赴闕 上都  
諸王也先帖木兒等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鎮 丁卯  
燕帖木兒率諸王大臣諸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懷王  
以兄周王和世琜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  
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  
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 戊辰大都募勇  
士從軍遣使分行河間保定真定及河南等路括民  
馬徵鄆陵縣河西軍赴闕命襄陽鄧州萬戶以兵守  
武關命海道萬戶來年運米三百一十萬石造金符  
八十萬已巳鑄御寶成立行樞密院于汴梁以也速

合知院事行視太行諸關以摺疊弩分給守關軍士  
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引兵入崞州 庚午大都命  
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關軍馬  
遣軍民守歸峽諸隘 辛未懷王常服謁太廟殺兀  
伯都刺流朶朶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于遠州並  
籍其家 壬申懷王即位于大都受諸王百官朝賀  
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  
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  
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  
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

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帖木兒等  
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朕兄弟  
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  
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兀  
伯都刺等專權自用踈遠勲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  
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  
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  
謀推戴屬於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  
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爲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  
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

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爲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自九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印造僞鈔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墮大業是以勉狗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癸酉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以太平路爲食邑 乙亥上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帖

木兒軍次三河 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兒還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 丁丑燕帖木兒來見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請以身任之即日還宮命司天監榮星是夕紅光燭天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誕生于濠梁之鍾離鄉 戊寅燕帖木兒與王禪前軍戰于榆河敗之追奔紅橋比其樞密副使阿敕帖木兒指揮使忽都帖木兒以兵會王禪復來戰又敗之大都師據紅橋 庚辰詔諭御史臺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凡有刺舉並著其實無則勿妄以言 加封漢將軍關羽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四  
王遣使祀其廟 辛巳燕帖木兒與上都軍大戰于  
白浮之野燕帖木兒手刃七人于陣敗之 壬午大  
霧王禪等遁崑山州獲上都頒詔使者及遼東徵兵  
使者以聞詔殺之王禪收集散亡復來戰燕帖木兒  
列陣白浮之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脫木兒前後  
夾攻敗走之追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  
人帝遣使賜燕帖木兒諭旨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  
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  
帖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  
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甲申慶雲見

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將士皆潰其知樞密院竹温  
台以兵掠石槽燕帖木兒先遣撒敦倍道趣石槽掩  
其不備擊之自將大軍繼其後轉戰四十餘里至牛  
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蒙古塔失帖木兒等  
送闕下殺之將校降者萬人餘兵奔竄夜遣撒敦出  
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戰薊州南殺獲無算  
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帖木兒引兵拒之令京城  
召募丁壯乘城守禦 戊子上都諸王忽刺台等兵  
入紫荆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先帖木兒  
起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萬戶徹里帖

木兒軍潰而遁河南廉訪副使萬家閭言徹里帖木兒身為大將紀律不嚴望風奔潰宜加重罰以示勸懲不報河東聞也先帖木兒軍至官吏皆棄城走也先帖木兒悉以其黨代之冬十月己丑朔燕帖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遣脫脫木將兵四千西援紫荆關癸巳上都諸王忽剌台游兵進逼南城燕帖木兒及湯翟王太平國王朶羅台等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殺太平死者蔽野餘皆宵遁乙未燕帖木兒等帥軍循北山而西趣良鄉時諸將與忽剌台阿剌帖木兒等戰于盧溝橋聲言燕帖木兒大軍

至敵兵皆遁使者頒即位詔于甘肅至陝西行省臺臣塗毀詔書械使者送上都丙申中書省臣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剌沙之言輒以兵犯京畿賴陛下洪福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孛羅帖木兒及諸用事臣蒙古答失等既已明正典刑宜傳首四方以示衆從之戊戌諸將追阿剌帖木兒等至紫荆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己亥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燕帖木兒引兵禦之大戰于檀州南敗之禿滿迭兒走還遼東辛丑齊王月魯帖木兒蒙古元帥不花等以兵圍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

寶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爲齊王月魯帖木兒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阿剌吉八不知所終丘濬曰恭定帝乃裕宗之嫡孫甘麻刺之長子於屬爲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爲鐵失所弒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旣爲英宗所據則非其所有矣恭定初立之年即立阿速吉八爲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睦爾遣兵攻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帖睦爾也律以春秋書趙盾之法非弒而何丙午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旣籍其家貲又沒其妻子

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没人妻子制可丁未陝西兵至鞏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大都師皆潰儲仗悉爲所獲河南行省來告急戒有司脩城壁嚴守備己酉陝西軍入武關萬戶楊克忠等兵潰庚戌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倒刺沙等從至京師下之獄分遣使者檄行省內郡罷兵以安百姓癸丑御史臺臣言近者北邊奪紫荆關官軍潰走掠保定之民本路官與故平章張瑄子景武五人率其民擊官軍死也先捏不俟奏聞輒擅殺官吏及瑄五子瑄父祖三世爲國勲臣設使瑄子有罪



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籍其家矣又以其女歸也  
先捏誠非國家待遇勲臣之意帝曰卿等言是命中  
書革正之甲寅元帥也速答兒執湘寧王八刺失  
里送京師初八刺失里及趙王馬扎罕諸王忽刺台  
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冀寧還次馬邑至是  
被執其所俘男女千人悉還其家丁巳毀顯宗室  
升順宗祔右穆第二室成宗祔右穆第三室武宗祔  
左昭第三室仁宗祔左昭第四室英宗祔右穆第四  
室戊午盜殺太尉不花初不花乘國家多事率衆  
剽掠居庸以北皆爲所擾至是盜入其家殺之有司

論盜罪死刑部議以爲不花不道衆所聞知幸遇盜  
殺而有司隱其殘剽之罪獨以盜聞於法不當中書  
以聞帝嘉其議十一月辛酉也先捏兵至武安也  
先鐵木兒以軍降河東州縣聞之盡殺其所署官吏  
甲子陝西兵進逼汴梁聞朝廷傳檄罷兵乃解去  
庚午監察御史張士弘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爲先  
功罪旣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  
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  
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  
下過之輕重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論

明示黜陟功罪旣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  
舉而天下治矣帝嘉納之 辛未鐵木哥兵入襄陽  
官吏皆遁走知縣谷廷珪主簿張德死之 甲戌遷  
恭定后雍吉刺氏于安東州 丁丑荆王也速也不  
干遣使傳檄至襄陽鐵木哥引兵走 庚辰遣使奉  
迎周王和世琜于漠北 癸未倒刺沙伏誅磔其尸  
于市王禪亦賜死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  
兒等皆棄市 丙戌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稱鎮  
西王殺其省平章寬徹等稱兵燒絕棧道 十二月  
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迪等奉迎周王于漠北  
諸王皆勸周王南還京師周王遂發北邊諸王察阿  
台元帥朶列捏等咸帥師扈行舊臣孛羅尚家奴哈  
八兒禿皆從至金山嶺北命孛羅如京師 戊午詔  
蒙古色目人願丁父母憂者聽如舊制 加謚唐司  
徒顏真卿正烈文忠公令有司歲時致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七 己巳一年

明宗一

天曆二年春正月己未朔立都督府以總左右欽察  
 及龍翊衛 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不答失里比  
 還周王行在所仍命太府太監沙刺班奉金幣以往  
 辛酉徹徹禿遣使來言周王啓行之期 癸亥燕  
 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太平王如故 乙丑復遣中書  
 左丞躍里帖木兒迎周王 己巳中書省臣言近籍

沒欽察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繼今  
臣寮有罪致籍沒者其妻有子他人不得陳乞亦不  
得沒為官口從之 乙 壬午周王所遣孛羅至京師賞  
以金幣居宅仍遣內侍禿教化如周王行在所 乙  
酉撒廸等見周王於行幄致命辭勸進 贈緱山處  
士杜瑛為翰林院學士謚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  
信安人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  
緱氏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  
州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為  
國者法與兵食二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

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天上若  
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世祖  
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中統初詔徵為懷孟等路  
提舉學校官不就遣執政書其畧曰先王之道不明  
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  
神聖俊又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  
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  
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  
未必善終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  
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

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  
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  
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  
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  
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  
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  
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  
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  
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  
其於歷則謂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

爲歷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  
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  
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  
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  
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  
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  
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云丙戌周  
王和世疎即帝位于和寧之北遣撒廸還京師命之  
曰朕弟曩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  
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

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宮之民間北使至皆歡  
呼鼓舞曰吾天子實自北來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詔起  
張養浩爲西臺御史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  
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  
祠一雨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  
米十二緡鈔稍昏即不用詣庫倒換累日不能得民  
入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  
印識其背又刺十貫五貫爲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  
記詣庫驗數易與新鈔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

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  
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  
二月辛卯帝御大明殿立其妃弘吉刺氏爲皇后  
癸巳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祀孔子於闕里大辛  
丑追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爲皇后辛  
亥帝謂廷臣曰撒廸還言大兄已即皇帝位凡二月  
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敕後凡銓選其詣大  
兄行在以聞三月辛酉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  
行在所復命有司奉金千五百兩銀七千五百兩幣  
帛各四百疋金腰帶二十詣行在所以備賜與於是

諭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於行在所  
夏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  
功拜爲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  
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  
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  
居之行在然其言以宗武舊人哈八兒禿爲中書平  
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孛羅爲御史大夫  
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院事火沙賽帖木兒  
買奴同知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諭臺臣  
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

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  
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  
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  
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  
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  
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  
缺失卿等亦以聞朕不爾責也 乙未特命孛羅等  
傳旨宣諭諸司曰世祖皇帝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  
臺及百司庶府共治天下大小職掌已有定制世祖  
命廷臣集律令章程以爲萬世法成宗以來列聖相

承罔不恪遵成憲朕今居太祖世祖所居之位凡省  
院臺百司庶政詢謀僉同標譯所奏以告于朕軍務  
機密樞密院當即以聞毋以夙夜爲間而稽留之其  
他事務果有所言必先中書院臺其下百司及摯御  
之臣毋得隔越陳請宜宣諭諸司咸俾聞知儻違朕  
意必罰無赦 癸卯行在罷懷王帝號立爲皇太子  
仍立詹事院罷儲慶司以徹里帖木兒爲中書平章  
政事時旱蝗民饑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母慮百萬  
戶食人肉事覺者五十一人 五月丁巳朔行在次  
朶里伯真之地 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

鄰帖木兒覲于行在 庚申行在次斡耳罕木東壬  
申次探秃兒海乙亥次秃忽刺敕大都省臣鑄皇太  
子寶時求太子故寶不知所在近侍伯不花言寶藏  
于上都行在遣人至上都索之無所得乃命更鑄之  
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行在戊寅皇太子次于  
火口市馬二百八十四匹載乘輿服御送行在所己卯  
行在次秃忽刺庚辰皇太子次香水園壬午行在次  
不魯通甲申行在次忽刺火失溫 六月丁亥朔行  
在次坤都也不刺遣近侍別不花至京師庚寅行在  
次撒里陝西行省告饑遣使還都與諸老臣議賑救



之丁酉行在次兀納八大都宰相鐵木兒補化以  
早乞避位皇太子諭之曰皇帝遠居沙漠未能即至  
京師是以勉攝大位今亢陽爲災皆予闕失所致汝  
其勉脩厥職可以上答天變仍命頒赦馳奏于行在  
行在日脩德應天乃君臣當爲之事鐵木兒補化所  
言良是天明可畏朕未嘗斯湏忘于懷也皇太子來  
會當與共圖可以澤民利物者行之 庚戌皇太子  
次于上都之六十店辛亥行在次哈兒哈納禿詔諭  
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諸大政事先啓皇太子  
然後以聞御史孔思迪言於皇太子曰人倫之中夫

婦爲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  
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  
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  
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  
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  
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皇太  
子從之 秋七月丙辰朔日食癸亥太白經天 八  
月乙酉朔行在次于王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見是  
日行在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 庚寅行在  
暴崩皇太子入臨哭盡哀燕鐵木兒以行在皇后之

命奉皇帝寶授于皇太子。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癸巳皇太子至上都已亥皇太子復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以伯顏爲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爲平章政事朶兒並爲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叅知政事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兒脫

並爲御史大夫。九月丁巳帝還大都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曰乾寧潭州曰大臨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命阿榮趙延安督工臺臣監造於是南臺御史蓋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荆佛寺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祖興于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慰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

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  
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脩繕之役豈其  
禮哉書奏爲免臺臣監役以虞集爲奎章閣侍書  
學士時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  
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譟興焉不幸  
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  
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  
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畝畝  
薄征歛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  
歸者漸至春耕秋歛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

封域旣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正截然有  
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  
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  
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

張養浩卒養浩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勤學業由臺省  
掾爲堂邑尹毀淫祠三十餘有李虎者爲民害前尹  
莫詰竟寘諸法武宗時拜監察御史上疏萬餘言當  
國者不能容改授翰林待制復構以罪罷之仁宗延  
祐初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  
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國奚勞謝爲歷陝西侍御史

入爲中書右司郎中改禮部尚書至是爲御史中丞  
補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晝出賑饑  
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慟哭遂得疾卒年六十關  
中民哀之如失父母贈功臣號平章政事上柱國追  
封濱國公謚文忠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  
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戊  
辰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  
唐宋會要爲經世大典 乙亥史惟良上疏言今天  
下郡邑被害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  
民凋瘵此正更新自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

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  
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  
弊彌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 癸未建  
顏子廟于曲阜所居陋巷 冬十月甲午中書省臣  
言舊制朝官以三十月爲一考外任則三年爲滿比  
年朝官率不久於其職或數月即改遷於典制不類  
且治蹟無從考驗請如舊制爲宜 丙申上大行皇  
帝尊謚廟號明宗國語曰護都篤皇帝 命江西湖  
廣分漕米四十萬石以紓江浙民力 戊申徵故中  
書省臣朶朶王士熙等十二人于貶所放歸田里囚

在獄三年疑不能決者釋之民間拖欠官錢無可追  
徵者盡行蠲免十一月湖廣徭賊寇邊凡二百八  
十餘處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刺思為帝師帝師  
至上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  
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狎舉觴立進曰帝師釋  
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  
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栗然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八 起庚午至壬申凡三年

文宗一

至順元年春正月丙辰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脩經  
世大典事 二月壬午籍張珪子五人家資 丁亥  
命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富民輸粟補官以粟多寡定  
為品級有差 庚寅以脩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  
奎章閣阿鄰帖木兒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為漢語纂  
脩則趙世延虞集而燕鐵木兒如國史例監脩 閏

月辛卯朔奎章閣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撒廸虞集  
辭職詔諭之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  
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  
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  
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  
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推  
所學以稱朕意其勿復辭 己亥監察御史言中書  
平章朶兒只貪污著聞紊亂銓選罷之 乙巳封明  
宗皇子亦璘質班爲郕王 丁未以伯顏知樞密院  
事帝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

中書省曰昔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政治  
出於一今燕帖木兒爲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左  
丞相其勿復置 以阿不海牙爲中書平章政事召  
瞻思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帝問曰卿有所  
著述否思進所著帝王心法帝稱善詔預脩經世大  
典以論議不合求去 庚戌命市故瀛國公趙鼎田  
爲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  
吾建寺爲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  
也 三月戊午廷試進士九十七人賜及第出身有  
差是科得歸賜 封皇子阿剌忒納答爲燕王 命

彰德路歲祭姜里周文王祠 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禾等叛攻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自稱雲南王以伯忽爲丞相阿禾等爲平章等官立城柵焚倉庫以拒命詔以乞住爲雲南平章政事帖木兒不花爲雲南左丞及中尚卿小云失從阿刺忒納失里由八番進討之 己巳議明宗升祔序于英宗之上視順宗成宗廟遷之例 壬申祔明宗神主于太廟 丁丑賜燕鐵木兒功勳之碑 夏四月壬午朔命西僧作佛事于仁智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終罷皇后弘吉刺氏與宦者拜住謀殺明宗皇后八不

沙 是月天下饑 五月戊午帝御大明殿百官上尊號改元至順 甲子申命燕鐵木兒爲中書右丞相 戊辰帝如上都將立其子阿刺忒納答刺爲皇太子乃以安懽帖睦爾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辛未以亦列赤爲中書平章政事 六月辛巳朔燕鐵木兒言嚮有旨惟許臣及伯顏兼領三職今趙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世延引疾以辭帝曰朕重

老成人其令世延仍視事中書果病無預銓選可也  
庚子閣徹伯脫脫木兒及通政使只兒哈郎等以  
燕帖木兒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也的迷失脫迷以變  
告按問並棄市籍其家 雲南宣慰使土官祿余初  
以討禿堅之功授行省叅知政事乃謀叛附于禿堅  
羅羅諸蠻因相繼作亂平章帖木兒不花被害詔諸  
王雲都思帖木兒將江浙河南江西三省兵二萬與  
湖廣省臣脫歡並討之 秋七月己巳中書省臣言  
近歲帑廩虛空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創置  
衙門曰濫月支請曰續增衛士鷹坊請加汰減從之

授進士逮魯魯爲翰林院編脩時御史劾中丞史  
顯夫簡傲魯曾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  
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 丁丑鐵木迭  
兒子鎖住觀音奴塔野里海牙坐怨望造符籙祭北  
斗呪詛事覺詔中書鞫之事連前刑部尚書烏馬兒  
前御史大夫孛羅上都留守馬兒等俱伏誅 閏月  
癸未監察御史葛明誠言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年  
踰七十固位苟容請斥歸田里詔中書議燕帖木兒  
言世延向自陳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  
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



翰林奎章之職 行樞密言征戍雲南軍士二人逃歸捕獲法當死詔曰如臨戰陣而逃死宜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 戊申詔加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充國復聖公會子邠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 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柄土官阿刺里川土官阿答以兵八千撒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四川行省調碉門安海軍人七百成都等處諸屯兵千人令萬戶周戡

直抵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都又遣萬戶管定遠以軍五千同卯部知州馬伯所部蠻兵會周戡等從便進討 是月江南大水江浙湖廣尤甚沒民田五萬一百八十頃民饑者四十餘萬戶 八月辛亥雲南躍里帖木兒以兵屯建昌執羅羅斯把事曹通斬之 己未帝還大都 壬申詔興舉蒙古字學

九月庚辰大寧地震 丙戌廣源賊閉覆寇龍州羅回洞龍州萬戶府移文詰安南國其國回言本國自歸順天朝恪共臣職彼疆我界盡歸一統豈以羅回元隸本國遂起爭端此蓋邊吏生釁假閉覆爲名

爾本府宜自加窮治湖廣行省備其言以聞命龍州  
萬戶府申嚴邊防 辛卯監察御史朶羅台王文若  
言嶺北行省乃太祖肇基之地武宗時大師月赤察  
兒爲右丞相大傳答刺罕爲左丞相保安邊境朝廷  
遂無北顧之患今天子臨御及命哈八兒禿爲平章  
政事其人無正大之譽有鄙俚之稱錢穀甲兵之事  
懵無所知豈能昭宣皇猷贊襄國政且以月赤察兒  
輩居於前而以斯人繼其後賢不肖固不待辯而明  
理宜黜罷制曰可 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  
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享蓋自世祖至是

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乙亥賜伯夷  
叔齊廟額曰聖清每歲春秋祀以少牢 十一月辛  
巳御史臺言陝西行省左丞怯列坐受人僮奴一人  
及鸚鵡請論如律詔曰位至宰執食國厚祿猶受人  
生口理宜罪之但鸚鵡微物以是論賊失於太苛其  
從重者議罪今後凡饋禽鳥者勿以贓論著爲令  
辛丑徵河南行省民間糧稅不通舟楫之處得以鈔  
代輸 十二月己酉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  
列七十二子下 辛亥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刺爲太  
子監察御史言昔裕宗由燕邸而正儲位世祖擇者

舊老臣如王顥姚燧蕭軒等爲之師保賓客今皇太子仁孝聰睿出自天成誠宜慎選德望老成學行純正者俾之輔導於左右以宏養正之功實宗社生民之福也帝嘉納其言 范惇卒惇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耽詩工文用力精詣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爲翰林編脩秩滿除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遷江西湖東道又改福建閩海道知事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經歷至是卒年五十九其所爲詩文多傳於世四任佐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蔬食水飲泊如也吳澄誌其墓以爲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蓋非虛美云

二年春正月辛卯太子阿剌忒納答剌卒 二月戊申立廣教總管府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正三品府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總管則僧爲之 壬子以伯撒里爲中書平章政事

庚午創建五福太一宮于京城乾隅 三月丙戌  
雨土霾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宸飛天曆  
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實與之合此受  
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  
議咸以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  
上玄降監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  
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之諂而  
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  
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于今四年薄  
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

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浙西水旱諸路饑民八十五萬餘戶 夏四月庚戌

真定武陟地震逾月不止 乙卯阿刺忒納失里及

各省兵十餘萬進擒伯忽阿禾斬之烏蒙東川諸夷

皆欵服遂復中慶路遣使獻捷言叛者或誅或降雖

已畧定餘黨逃竄山谷不能必其不反側乞分兵鎮

遏之餘皆遣還詔從之 五月乙未纂脩經世大典

成 丙申帝如上都 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

崇仁人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弱冠用力

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

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遂不復出元有天下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起澄至京師以母老辭歸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所著書置于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爲翰林學士

泰定間謝病歸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謚文正秋七月戊戌封伯顏

爲浚寧王 八月甲辰朔日食 辛亥帝還大都  
江浙水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子  
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九月祿余復寇雲南  
冬十月都元帥怯烈擊走之祿余旣竄伏尋出收召  
餘黨列行營六十所復作亂寇順元等路雲南省臣  
遣都事那海往招之遇害旣而蒙古都元帥怯烈潛  
師擊破賊砦殺五百餘人禿堅之弟必剌都古彘失  
舉家赴海死獲禿堅第二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遁去  
餘黨悉平 十一月朔日食 詔養燕帖木兒之子  
塔剌海爲子賜居第貲產 十二月癸丑河北道廉

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  
于朝者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  
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  
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  
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  
三百里以至萬里外者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  
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其罪與  
詐奔喪者同科命中書省議行

三年春正月壬午加封孔子妻鄆國夫人并官氏爲  
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二月祿余言于四川行省

乞降詔中書樞密院雜議之。邛州有二井宋名金鳳茅池天曆初地震鹽水湧溢州民侯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于官詔四川鹽運司主之。三月癸巳皇子古剌答納更名燕帖古思。夏四月戊申大寧路地震。五月甲戌撒廸請備錄皇上登極以來固讓大凡往復奏答其餘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効忠之蹟命朶來續爲蒙古脫卜赤顏一書置之奎章閣從之。戊寅京師地震有聲。庚寅帝如上都。壬辰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

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不許加封制可。丁酉白虹並日出長竟天。追封顏子父顏無繇爲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六月己亥朔錄用朶朶王士廕脫歡等。乙丑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時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

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秋七月庚寅給鈔萬錠命燕鐵木兒分賜累朝宮分嬪御之貧乏者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蘇

天爵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明於詳讞獄多平反

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己酉隴西地震 帝崩于

上都廟號文宗國語稱曰札牙篤皇帝 九月地震

冬十月庚子鄜王懿璘質班即位王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師帝始崩時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鄜王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



皇后取進止命辛丑以撒廸爲平章政事十一月  
戊寅尊皇后爲皇太后壬辰鄜王薨廟號寧宗  
王禕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  
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  
終不足以掩弒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太后  
遣右丞闊里吉思迎妥懽帖睦爾于靜江初太祖取  
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衆來降乃封爲郡王明宗居  
沙漠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曰邁來的生妥懽帖  
睦爾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  
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于廣西之  
靜江鄜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吉思皇太后曰  
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  
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闊里吉思往迎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九

起癸酉至丙子凡四年

順帝一

元統元年春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二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夏五月京師

地震 六月己巳安懼帖睦爾即帝位于上都初帝自廣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辛未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

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是月大霖雨京畿水平地丈餘涇河溢關中水災黃河大溢河南水災兩淮旱民大饑 秋七月霖雨己亥太陰犯房宿 八月壬申鞏昌徽州山崩立燕帖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璲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預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旣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

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  
疾作兩目喪明竟不至九月甲午太陰犯填星乙  
未太陰犯天江庚申泰州山崩冬十月丙寅鳳州  
山崩戊辰改元元統十一月丙申鞏昌成紀縣  
地裂山崩辛亥江西湖廣江浙河南復立摧茶運  
司封伯顏爲秦王秦州山崩地裂十二月壬申  
遣省臺官分理天下囚罪狀明者處決冤者辨之疑  
者讞之淹滯者罪其有司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辛卯阿里海牙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以御史大夫

脫別台爲中書平章政事二月己未朔詔內外興  
舉學校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  
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克是科進士得張禎  
辛卯以陰陽家言罷造作四年是月山東霖雨水湧  
湖廣旱浙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夏四  
月戊午朔日食丁丑太白經天壬午帝嘉許衡輔  
世祖以不殺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爲章佩監提點  
乙酉中書省臣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以世祖時  
較之歲增金三十八錠銀二百三錠四十兩繒帛六  
萬一千六百餘疋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

從之。是月帝時巡上都。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  
于八月，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  
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即涉獵經史。七歲，  
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  
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爲宗。延祐初，詔科舉，  
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  
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  
學者稱爲定宇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  
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  
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

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  
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  
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其同郡胡一桂，學者稱  
爲雙湖先生。胡炳文，學者稱爲雲峯先生。皆一遵朱  
子之學云。五月辛卯，以唐其勢代撒敦爲中書左  
丞相，撒敦仍商議中書省事。贈故中書平章政事  
王恭亨謚清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  
大功勲于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謚。時寔冗濫，失實  
惟恭亨在中書時，安南請佛書，乞以九經賜之。使高  
麗不受禮遺爲尚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是謚。大贈

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烈夫人  
廟號雙節初文興從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  
七年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帥兵與戰死之王氏  
被掠義不受辱給賊曰俟葬吾夫即汝從也賊許之  
遂負尸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是事  
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 六月乙亥唐其勢辭左丞  
相不拜復命撒敦爲左丞相 辛巳詔蒙古色目人  
行父母喪 是月彰德雨白毛民謠云天雨線民起  
怨中原地事必變 秋七月己酉夜有流星大如酒  
盃其色赤約長五丈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没于離

宮之南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八月辛未赦天

下 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

衆 九月辛卯帝還大都 冬十月己卯上皇太后

尊號赦天下免今年田租之半 始以真哥皇后配

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

士逮魯曾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

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真哥皇后在武

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

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

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即位追

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  
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  
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  
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  
而配嚳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  
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  
魯曾爲御史 癸未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守令者  
一人 十一月戊子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船下番爲  
皇后營利 十二月甲戌詔整治學校禁私剏寺觀  
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命察勸農官勤惰 二月乙  
卯帝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  
思文王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  
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檠之變柰  
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庚子御史臺臣言高麗首  
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取媵女至使生女不舉女  
長不嫁乞禁止從之 夏四月己卯詔翰林國史院  
纂脩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禁犯御名 五月  
戊子帝如上都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 壬辰  
命嚴謚法以絕冒濫 甲辰伯顏請以右丞相讓唐

其勢詔不允命唐其勢爲左丞相六月庚辰伯顏  
奏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逆誅之執皇后伯牙吾  
氏幽于別所初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  
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  
句容郡王答鄰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  
兒帝數召答鄰答里不至郟王撒撒禿發其謀唐其  
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  
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伏誅晃火帖木兒自  
殺秋七月壬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初唐其勢  
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

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  
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  
救乃遷后出宮伯顏尋殺之于開平民舍壬寅專  
命伯顏爲中書右丞相罷左丞相不置乙巳罷燕  
帖木兒唐其勢舉用之人戊申誅答里及刺刺等  
于市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鐵木兒嘗有勞伐父  
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  
其妄有旨傳次于予燕鐵木兒貪利幼弱復立朕弟  
懿璘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于  
南旣至大都燕鐵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隕厥



躬伯顏等同辭翊戴乃正宸極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相襲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構難貽我太皇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爲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爲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爲武宗捍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飭國憲爰賜答刺罕之號至于子孫世世永賴可赦天下 八月己卯議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於太后母子

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 監察御史恭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媼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衆懼恭不華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直 九月庚辰帝駐扼胡嶺 庚子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帝還大都

冬十月丁巳流晃火帖木兒答里唐其勢子孫于邊地 丁卯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十九人劾奏徹里帖木兒之罪不聽皆辭去惟陳允文以不署名留 十一月庚辰敕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衣糧 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爲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叅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

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邪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歛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無筭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叅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

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翌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有壬曰叅政可謂過橋折橋者矣有壬以爲大耻移疾不出 辛丑太史上言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下詔改元詔畧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

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好文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狀不明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立出之王傳撒都刺以足踢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爲之震肅 十二月乙丑上大皇太后尊號 戊寅蒙古國子監成是月太白屢經天歲星屢晝見 閏月丁亥日赤如赭凡二日河決封丘 壬寅徙徹里帖木兒于安南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女爲己女冒

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已遂流之是年張楨爲高郵縣尹門無私謁守城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鞫之皆伏辜人稱神明二年春正月壬戌太陰犯右執法甲子太陰犯角宿乙丑宿松縣地震山裂丁卯太隱犯房宿是月置都水庸田使司于平江二月甲申太白經天戊子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初積翁賈詔諭日本死於王事嘗受賜後收入官故復賜之

丁酉追尊生母邁來廸爲皇后

三月戊申以阿

里海牙家藏書畫賜伯顏

是春每日日出如赭

夏

四月丁亥禁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服

庚寅以帖木兒不

華爲中書平章政事撒廸爲御史大夫

戊戌帝如

上都五月丙午朔黃河復于故道

乙卯南陽鄧

州大霖雨自是日至于六月

甲申湍河白河大溢

水爲災

丙辰丁巳太白晝見壬申秦州山崩

是

月婺州不雨至于六月

六月辛卯禮部侍郎忽里

台請復科舉取士之制不聽

秋七月庚午敕賜上

都孔子廟碑載累朝尊崇之意 是月黃州蝗督民  
捕之人日五斗 八月甲戌朔日食高郵大雨雹  
詔各邊遠官死而不能歸葬者有司給糧食舟車護  
送還鄉無親屬者官爲瘞之 庚子詔強盜皆死盜  
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  
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  
省院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爲令 九月戊辰  
帝還大都 冬十月己亥詔每日右丞相伯顏太保  
定住中書平章政事孛羅阿吉刺聚議于內廷平章  
政事塔失海牙右丞鞏卜班叅知政事納麟許有壬  
聚議于中書 十一月丁巳遣河南行省平章珙瑤  
普華於西番爲僧 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  
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免富人雜徭以爲息約年豐  
還之民不病饑

宋元通鑑卷一百四十七

我在此陽  
山館

